



无烟清明寄相思，挺好！

□李鹏

今年，清明融入了低碳理念，我市不少市民表示将会选择环保的祭祀方式，缅怀故者、祭祀先人、表达哀思。（详见本报4月2日3版《无烟清明一缕相思寄故人》）

据中消协统计，我国每年在清明节期间用于祭祀焚烧的纸张都达千吨以上，估计今年清明节全国“白色消费”高达100多亿元；每年都会因为烧纸祭奠，引发大大小小的火灾。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那位路人的话，“祭祀用品糊得再好，烧完也是一堆灰，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年轻人都主张绿色祭祀。”不错，祭祀表达的是对已逝先辈、故人的怀念，重要的是心意，没必要买成堆的祭品，烧大量的纸钱，跟别人攀比。

清明祭祀也给交通带来了不少压力。据报道，“许多人选择在4月3、4、5日三天出行、祭扫，易出现人流、车流高度聚集，市交巡警支队将在市区通往市殡仪馆的桐家庄路口和东大线东环岛各设一个卡点，维护祭扫场所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并对东大线周边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和农村道路及通往市殡仪馆路段进行隐患排查整治。”集体共祭、网络祭祀、种植纪念树等祭祀方式既低碳环保，又减少了交通压力，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确实该大力提倡。

献花缅怀先人，鞠躬敬故人。缅怀故者、表达哀思，只要心意到就好。无烟清明，一缕相思寄故人，挺好！

□侯江

清明节是纪念逝者的日子。可是，据新华社报道，清明节前，一些网站、论坛分别推出了自撰“墓志铭”的活动。仅在网易微博“清明节——写给自己的墓志铭”专版上，从3月30日开始，网友已发布了2800多条“我的墓志铭”，平均两三分种就有更新，不少人的“墓志铭”还引来了众人围观讨论。（详见本报今日13版）

反省，从来都是好事。曾子说，他一天要自省三回。朱熹后来就告诉大家，“曾子一日三省，则随事用力。”过清明节的时候，好好审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总结总结，哪怕就是发发感慨，

应该对将来的日子都很有帮助，虽然做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比较难，但是调校一下生活的准星儿，还是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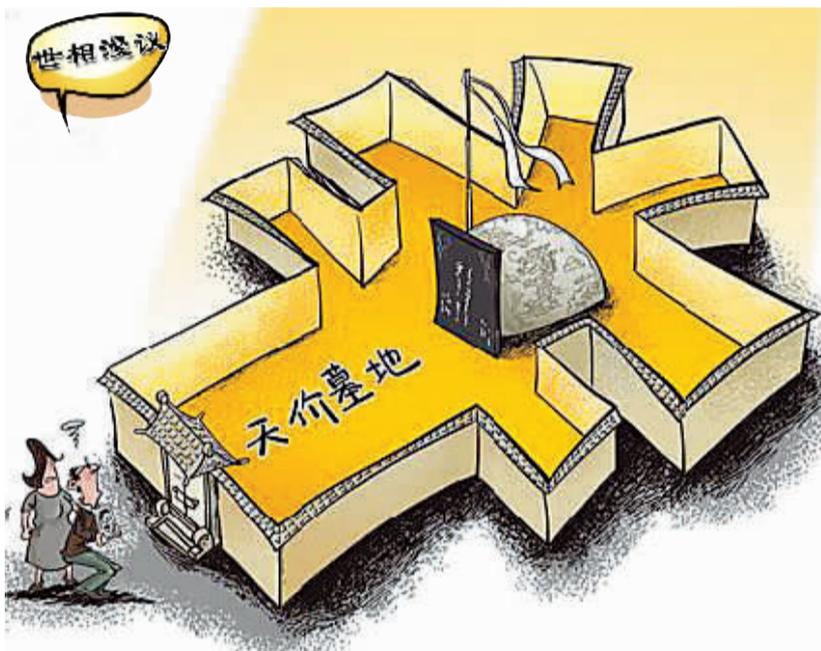
不过，这些有闲心写网络墓志铭的人中，估计没几个真面临生死交替的问题。如果想到了最近公众聚焦的殡葬业暴利问题，死亡也就真变成了一道实在无解的难题。逃避它真的很难，但面对它，难度也没小到哪儿去。

现在公墓用地越来越紧张，不远的将来，人们可能真的要面对“无墓可葬”的局面。4月2日，民政部举行《殡葬绿皮书》发布会，发布《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1)》，强调要加强立法

研究工作，推动相关殡葬法律法规出台。管理是必要的，但是为逝者安息，活人得想新的办法。

既然大家能写“网络墓志铭”，也许，在网络建墓园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海葬等新的殡葬方式遇到瓶颈，除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外，人们可能还会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纪念逝者而不安。假以时日，当土地利用问题让人们再也无法回避，当更多的人对于殡葬方式的理解再一次飞跃，网络墓园也许可以会成为人们纪念逝者、寄托哀思的固定场所，且绝对经济实用有利环保。博客、微博已经成为不少人网络生存的家园和别墅，那么，网络墓园，也会慢慢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

网络墓地是否可行



生为房奴 死为墓奴

□付小为

吉林长春墓地价格，较一年前增长近万元，一知名墓地甚至打出288000元的超高不打折价，相当于当地45平方米的商品房。（4月1日四川新闻网）

市场开放，用能买45平方米房子的钱买墓地，闻者也就瞠目结舌一下，算不上大不可。但如果是墓价全面疯涨，总不能让人连块葬身之地都混不上吧。难怪网友发问有没有廉租墓，专家建议出台墓地限购令。

殡葬业的暴利“一条龙”日趋离谱，行业内混乱竞争，市场上无度标价。国家明令禁止的“活人墓”生意暗地里做得风风火火。活人房屋限购，坐地增值的思维便把游资引到墓地，逼着普通人务要坚强地活着。

几年前，英国墓地不足，有人曾提议建造四个棺材叠起的四层坟墓，对至少50年历史的坟墓重新排序，一时舆论哗然。如今来看，还算仁慈，好过没钱不得葬。

从古至今，无论贫富，死后一块墓一个碑，算是人活一世的证明，也是生者对逝者的敬重。像古代王公贵族一样建墓修坟，当然要反对；土地珍稀，对墓地规范管理也属必要；移风易俗，新的丧葬方式也应该提倡；但墓地贵到让人望死生畏，无论如何都是不人性的。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妍文 著

五十八

几天后，陈晶接到了刘怀的来信，她打开一看，又喜又忧。信中写到，他已经托人跟公安局说好了，准许她与儿子一块儿把户口迁过去，进城“增容费”两人一共是八千，另外加两千块钱的好处费。陈晶手中一共有五千多块，把衣服全部卖掉也不过一万块，但她觉得总算有了盼头，也有些许高兴。

陈晶开始重操旧业，下午一下班，她就飞一般地蹬着自行车去卖衣服。这天，刚把衣服挂上，工商人员就来了，说她占道经营，让拿管理费，好说歹说，交了五十块钱，人才走了。

工商人员前脚刚走，又来了两个女的，挑了好大一会儿，付过钱走了，一转眼又回来了。拿着衣服鸡蛋里挑骨头，说前襟不齐了、针脚不匀了、线头没剪了。陈晶好言解释，那俩女人却撒起泼来，闹得路人围着看，没法做生意。陈晶只得把钱退了，她俩才消停了。

围观的人散了，陈晶去整理衣服，一数少了五件。旁边一个妇女说，那两个女人根本不是买衣服的，那是诱饵，

这边吵嚷时，那边俩男人拽着几件衣服跑了。

陈晶一屁股坐在地上，只感到天旋地转，真想放声大哭。不卖了！她把衣服包起来放在车后，低头蹬车回家。大老远，她看到父亲走在前面，苍老多了，背驼了，走路蹒跚着。她多想上去搀住他的胳膊，喊一声爸爸！“哎，算了，自己现在这么窘迫，真是无颜面对父亲。”陈晶放慢了车速，看着爸爸远去的背影，心仿佛在滴血。

陈晶也不知道自己咋回的家，一进屋就倒头睡觉。小燕把饭做好，叫了几遍她才睁开眼，打着哆嗦说：“小凡今夜你搂着睡吧，我头疼。”

第二天清早，她浑身酸痛，几次想从床上起来，都觉得头重脚轻，又躺下了。小燕劝她别去上班了，到医院看看。她觉得实在没法去上班了，就让小燕到厂里告诉科长一声。

小燕请假回来，科里的同事说，刘老师打来了好几次电话，让她一两天内务必把钱汇过去。

去哪儿弄钱？发着高烧的陈晶还在喃喃自语，惦记着处理衣服。小燕请来医生一量体温，四十度！立马就输上了液。

到了下午，陈晶觉得身体轻便多了，对小燕说：“燕子，你跟小凡在家，我去出会儿摊，刘老师来电话要钱，要把我和小凡的户口迁到那里。到时咱一块儿走，把小超凡送到托儿所，你在附近找所高中继续上学，等考上大学，咱一块儿到四川找阿姨。”

小燕说：“你刚输过液，出门一吹风，别再重感了。”

“都说铁打的汉子，泥捏的女人，没人心疼，女人也是铁打的，没事。”她推着车出去了，一会儿捂着头回来了，“人要是倒霉了，喝口凉水也塞牙，哎，碰人家三轮车上了。”

小燕过去一看，见她额头肿得老高，还流着血，就说：“晶姐，你去医院让医生包包吧！”

“哪有这么娇气？你拿纱布给我包包就行了。”

“晶姐，刘老师急着用钱，你不能到你爸妈那儿说说吗？”

“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实在开不了口！”

“要不跟厂里说说，谁能没个棘手事？”

这些办法，陈晶何尝没想过，无济于事呀。夜深了，她还在辗转反侧，半睡半醒间，恍惚觉得自己抱着儿子跟小燕在淇河边捡鹅卵石，石头上有云朵，有高山，有峡谷，有奔马，有卧虎，千姿百态。可是，好不容易捡了一大包，两人搬也搬不走，抬也抬不动，扔又舍不得，她想起了石头哥，要是他在，就不用发愁了。她站起来四处看，就是不见韩振淇的影子。转眼间，天公变脸，乌云滚滚，下起了瓢泼大雨，大水冲来，鹅卵石淹没在大水中，三人在洪水中挣扎。就在这时，石头哥来了，他冲进水中，一手托起小超凡，一手拉着自己，后边跟着燕子，刚到岸边，一个大浪扑来，燕子不见了。她大声喊着：“石头哥，燕子呢？石头哥，燕子呢？”

燕子被喊醒了，推了推正在说梦话的陈晶说：“晶姐，我在这儿呢。”

“唉，我又做了个梦，每次做梦都少不了他，不知道他梦中有没有我？”说着，陈晶的泪水流了出来。

“你梦中喊的石头哥是谁？”

“我俩一个村，一块儿长大的，从小定的娃娃亲。从小一块儿在大槐树下的井旁修水渠，在淇河里打水仗，一块儿高中毕业，形影不离。他一身正气，很有抱负，现在是淇河养殖公司的董事长，报纸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他叫韩振淇……唉，哪像那个人，吸烟、喝酒、吃名牌、穿名牌，胸无大志，就知道充大瓣蒜！万一哪天我有个好歹，你告诉石头哥，我对不住他！”

“你咋没跟他结婚呢？”

“刘怀帮了我的忙，也害了我。哎，

不怨旁人，都怨我自己……”陈晶叹息着。

天亮了，陈晶来到单位跟科长请假，说要去医院打针，科长答应了，临出门时又交代她说：“早点儿回来，科里一会儿要开会传达厂里的一份重要文件。”

陈晶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出自己的存折，上面有五千块钱；又拿出支票，在“支取”一栏上填上五千块钱现金，一切办妥后，锁上保险柜，骑上车，匆匆忙忙向银行蹬去。

她像往常一样，把支票从窗口递过去，等待银行工作人员验印鉴、递现金。工作人员验过后，看了她一眼说：“你稍等一下，我到里边去取钱。”过了几分钟，那人出来说：“今天的运钞车来得晚一些，打过电话了，还在路上，马上就到。”

又过了几分钟，来了两个公安人员，走到陈晶面前问：“是你取钱不是？”

里边那个工作人员立马来了精神，在旁边大声喊：“就是她！”

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伸出手来！”眨眼功夫，陈晶手腕上多了副手铐，被推上了警车。

五十九

不知道是跟妈妈有心灵感应，还是哪里不舒服，小超凡从上午就哇哇直哭，怎么都哄不住。燕子看着钟表，好不容易终于熬到了中午，却不见陈晶回来。天黑了，她抱着小超凡来到路口，一辆辆自行车过去了，就是不见晶姐的身影。

起风了，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吹得燕子浑身打颤。她想，是不是晶姐从别的路回家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家门口，屋里仍是漆黑一片，没有一点儿动静。是晶姐病了，还是路上出事了？燕子不敢再想下去。她推开房门，抱着小超凡做好饭，盼着陈晶的出现。

夜深了，陈晶还没有回来。燕子总是听到门外有脚步声，风中好像还夹杂着陈晶的哭声，燕子越听越像，越听越害怕，不由得把怀中的小超凡抱得更紧了。

“哇……”小超凡又哭了起来，燕子又怕又无奈，也哭了起来，漆黑的夜里，哭声随着大风传得很远很远。

天终于亮了，燕子早早地抱着小超凡到厂里去找陈晶，她来到财务科，见门还紧锁着。她只好站在门口，等八个人家过来上班。

财务科的人来了，燕子拦住人家，问陈晶昨天上班了没有？人家说，来了，请假出去了，再没有回来。有好心人让她去问科长，或许能问清楚是咋回事。

科长的门开了，燕子跟进去问：“陈晶姐呢？”

“坐监狱了。”科长说。

“你胡说，我姐怎么会坐监狱呢？是你把她送进监狱了？”

“我哪有那个权力？是你姐以身试法，自己栽进去了。”科长说。

“我姐犯了啥法？”

“你姐到银行诈骗，被公安局抓走了。不信，你到公安局去问问。”

燕子惊呆了，泪珠滚落下来，打在怀中小超凡的脸上。小超凡一惊，又哭了起来。燕子也跟着放声大哭，拖着直打哆嗦的腿走出了厂门，走进了那间遮风避雨的小屋。（54）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3338633 13323926333